

两个打秋千的人

威廉·基勃森著

馥 芝 译

(供内部参考)

两个打秋千的人

〔美国〕威廉·基勃森著

馥 芝 译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УИЛЬЯМ ГИВСОН
ДВОЕ НА КАЧЕЛЯХ

根据《ДВОЕ НА КАЧЕЛЯХ》(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СКУССТВО, МОСКВА, 1982)译出

ПЕРЕВОД С АНГЛИЙСКОГО
Н. ТРЕНВОЙ

两个打秋千的人
中国戏剧家协会研究室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 803 字数 44,000 白页 3 $\frac{3}{4}$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插页 2

1984年6月北京第1版

1984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 0.61元

內 容 提 要

这是美国作家基勃森写的一个三幕九場話剧，只有两个登場人物。舞台布景始终是兩間互不相連的屋子，一間在紐約市偏僻地区，另一間在市中心区。男主角杰里操律师业，因和妻子不睦，离开故乡内布拉斯加州来到紐約，住在偏僻地区的屋子里，計划开始“新的生活”。女主角吉苔，住在市中心区的屋子，是个沒有固定职业的女人，曾先后跟几个男子同居。杰里在紐約友人处偶然認識吉苔，次日即借故打电话找她，相邀去看戏和上飯館，一月不到开始同居。以后的情节，是吉苔想当舞蹈演員而进行活动，杰里找到临时工作，吉苔病而复癒，杰里教吉苔处世哲学，以及疑忌她另有外遇，等等。最后，杰里同故乡的妻子言归于好，于是他和吉苔两人八个月的同居关系中断，从此各奔前程。这个戏宣揚小市民的思想感情，追求低級无賴的趣味，渲染色情庸俗的場面，近年在苏联很受欢迎，仅在莫斯科一处，一九六三年就有五家剧院竞相上演，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也被搬上舞台演出。

登場人物

杰里·勒安

吉苔·摩絲卡

舞台上兩間屋子。這兩間屋子毗連地座落在一個角落上，但是互不相通。它們分別屬於兩幢房子，座落在紐約的兩端。

杰里·勒安住在右邊一間屋。這是一個邊遠的市東區有利可圖的房屋的一間又窄小又陰暗的獨間住房。這屋子的全部家具，只有一張狹窄的臥床和一個小凳子。它給人一種荒涼的印象；可以看出，有人搬進屋來不久，馬馬虎虎地住下來；比如說，電話機還放在光地板上。右壁開了一面窗，看得見窗外近處的屋頂。舞台深處有一個開著的門，通昏暗的小廚房，它也是前室。在那里有煤氣爐，用什麼東西蓋起來的澡盆，和一個通樓梯的門。左面牆壁或者沒有，或者只有牆壁的一角，以免使觀眾看不見另一間屋子。

左邊這間屋子是屬於吉苔·摩絲卡的。這也是古老的磚房裏的一個獨間住房，靠近市中心區。這間房子的位置不像杰里的那間那樣高，它比較寬敞、光亮，有點不

整洁，也还是很舒适的，因为这使屋子具有一种适于居住的外貌。屋子的陈设十分平凡，不过适合女主人的习惯，而且放散着人类的温暖。在舞台深处，左边是进屋的门，靠近台口的一道门通厨房。观众看得见厨房的一角。屋子里放着一张宽大的沙发床，和一个床头小桌。床头小桌上放着台灯和电话机。屋里有橱柜，椅子。屋角还放着一个人体模型和一部缝纫机。窗向着大街。

第一幕

第一場

兩間屋子。

早到的九月的黃昏。街上的嘈雜聲飄進了這兩間屋子的敞開着的窗戶。吉苔的屋子空無一人。

杰里在自己的屋子里，叼着香煙坐在床上，用指頭一頁一頁地翻着放在腳邊地板上的電話簿。杰里的年齡大約三十出頭，他的個子很高，有一副招人喜歡的外表。從他身上可以感覺到一種隱隱的憂郁，彷彿下面還有一種隱藏得更深的怨恨。他衣着朴素，甚至過於隨便，可是在這簡陋的陳設之間，他的衣服顯得有些講究。床鋪沒有理好。小凳上放着一架打字機，一件什麼衣服扔在上面。在很久沒有打掃的地板上，亂放着一個精致的開着的提箱。屋角和護牆板前，都是些垃圾堆和蜘蛛網。

杰里從電話簿上找到需要的號碼以後，開始撥號碼。

吉苔的屋子裡的電話鈴響。四次鈴響以後，杰里放下听筒。與此同時，在吉苔的屋子裡聽得見鑰匙開鎖的聲音。吉苔手提裝食品的提包跑進屋來，連忙走到電話機前，拿起听筒。

吉苔（氣喘吁吁）喂，喂！（稍停）哼，見鬼！（放下听筒。）

吉苔又瘦又黑，她多大歲數，難于確定。看來，不能說她是個

漂亮的女人，因為她的外表太特別了。她容易激動，有點粗魯，可是有一種與眾不同的動人之處，這要歸功於她那抑制不住的、快活的精力。她穿著平底便鞋，寬大的色紗織物裙子，絨絨衫。這些跟她的面容都不相稱，而且有點不合身。她的動作急促，緊張地忙忙碌碌，好像地上的雀鳥。吉苔和杰里各自在屋子裡干著自己的事情。杰里把提箱放在臥床上，從裡面取出很好的短衫、上衣和襯衫，把它們掛在衣架——橫釘在屋角的圓棒上。當他往衣架下放皮鞋的時候，圓棒的一頭從托板上掉了下來，所有的衣服都落到他的頭上。

杰里 嘿，狗崽子！（把衣服扔在地板上，走進廚房去，從廚房里拿來一塊小木板、錘子和釘子。好容易把木板釘上，把圓棒固定在原來的地方，開始重新挂衣服。這一回圓棒沒有掉下來。）

在同一个時間里，吉苔提著裝食品的提包向廚房走去，半道上她在人體模型前面停下來，用品評的眼光注視著別在模型上的十分顯眼的女衣腰帶。她一動不動地站了幾秒鐘，然後用閑著的那只手把衣領從模型上取下來，按另一種樣子別上去。她退後一步，端詳這個改動，她的臉上露出厭惡的神色。

吉苔 討厭死啦！（把大頭針扔在地上，走進廚房去。看得見她把牛奶倒進小鍋子，放在煤氣爐上；把其餘的買來的東西有的放在欄板上，有的放在冰箱里。）

杰里把衣服挂好以後，望著電話機沉思，然後坐在床上，又看電話簿，按電話號碼。吉苔屋子的電話鈴響。

（鈴響兩次以後，當杰里已經打算放下听筒的時候，吉苔才跑到電話機跟前）喂，喂？

杰里 （聲調是溫文爾雅的，可是說話時流露出冷淡的諷刺意味）吉苔·摩絲卡，對不起。

吉苔 喂，誰呀？

杰里 我是杰里·勒安。昨天在奥士科尔家里，在那些一时还没認識清楚的人当中，我看見了你。奥士科尔跟我是小同乡，过去有过交往，我們的友誼虽然不能估計过高……

吉苔 什么高？

杰里 ……大概是我的个子太高。我身高——一百八十七厘米。（等了一下，为了准确，补說一句）我的胡子是棕黄色的……

吉苔 哦，你就是那个戴圓軟帽的，一夜沒吭声的人啊！

杰里 我到許多商店都沒有找到会講笑話的圓軟帽。昨天，我偶然听說，你想出賣冰箱。我来看一看，行嗎？

吉苔 来看冰箱？

杰里 为了开始，看冰箱也行。

吉苔 可是，那不是冰箱，那不过是裝冰的木箱子。

杰里 那更好哇。省电——美国实用的最好样品。我到你那里去的时间大約在……

吉苔 可是我已經把它給了別人了！

杰里 （沉默片刻，这个意外的回答，打乱了他的計劃）原来是这么回事！你太不賞脸了。

吉苔 我刚才帮忙一个小伙子把冰箱拿走。我不知道那个小伙子姓甚名誰。他是索菲打发来的，我沒要一文錢就把箱子送給了他，不过是想丢掉这个蹩脚的箱子。为什么你昨天沒对我說起这件事呢？

杰里 昨天我下了决心，这一辈子不再作什么打算。

吉苔 什么？

杰里 可是今天我又改变了主意，要开始新的生活。总而言之，今天是个伟大的日子。为了新生活的开始，我决定到你这里来看看。

吉苔 怎么办呢，我已经把它给了人了。

杰里 懂啦。

停顿。两人都在等待。

是啊。那么谢谢。对不起。

吉苔 别客气，不过……

杰里放下听筒。

哼，见鬼！（也放下听筒。）

杰里 （坐下来，闷闷不乐地沉思，然后掏出一盒香烟，可是盒子里一枝香烟也没有。向窗口走去，想把香烟盒扔出窗外。膝盖碰着床，于是狠狠地朝床踢了一脚，床碰着墙，挂衣服的棒子从托板上掉了下来，连棒子带衣服全落在地上）唉，狗崽子！（抓起棒子，想把它压在膝盖上折断；棒子刚刚被压到膝上，就从手里滑开了，棒子的一端正打在他的头上。他再抓起棒子，再想折断，可是没能折断，就把它扔在地上。随后无意中踩着棒子的一端，另一只脚绊着棒子，几乎摔了一跤。为了跟棒子斗争，在屋子里到处折腾，不知道怎样摆脱它，也不知道为这个大发雷霆是多么可笑。忽然他挥起拳头，朝窗玻璃打去。这已经不是可笑的事了——玻璃被砸得碎片纷飞。他停下步，愁眉苦脸地端详拳头，环顾自己的屋子，思索自己的心情。他慢步离开窗户的时候，摸着放在地上的电话机。沉思着看看电话

机，然后拿起听筒，拨电话号码。）

吉苔开始脱鞋。但是，这时候厨房里的牛奶煮过了火。她跳起来，向厨房跑去，可是，电话机的铃声使她在半道上停下一步来。

吉苔 发疯啦！（不知怎么办，随即奔向电话机，拿起听筒）等一等吧，我那边煮的开啦！（跑进厨房去，关上煤气灶，走回来）牛奶沸啦，流得满爐子都是，真倒霉！喂，喂！

杰里坐在那里闭上眼睛，把听筒按在额头上。

喂！

杰里把听筒凑近耳边。

喂，有人嗎？

杰里 沒有。

吉苔 呃？……

杰里放下听筒。

唉！（看一眼听筒，随后把它放下，遺憾地揮一下手，走进厨房。用瓶里的冷牛奶倒进盛着热牛奶的鍋子；站在厨房門口喝了两口，然后忽然向电话机跑去。）

杰里 （在屋子里来回走动；看見手指上的血，用手絹包手；他充滿了对自己的厌恶）哼，真是不中用的蛆虫，还要开始新的生活、为自己奋斗呢！（环顧空洞的屋子，刻薄地回答自己）可是从哪儿开始呢？怎样奋斗呢？从《紐約时报》星期日副刊开始嗎？（把提箱弄下床来，俯在床上，开始把那放在提箱底下的报纸一张张地拿出来，扔到一边。）

吉苔 （打电话）索菲嗎？奥上科尔在家嗎？……是这么回事，他昨天的那个朋友，高个子，戴圓軟帽的……他

的電話號碼是多少？……听我說，孩子，我不知道你把
自己的腦子擱到什麼地方去了，不過，你還是翻翻
看，也許奧士科爾把號碼抄在什麼地方啦！……

杰里 （他的腳在床的一頭懸着；他向前挪動身子，頭碰着牆壁。）站起
來，望着床發愁）要是人比床還長，就應當換一個人。（再
躺下，把提箱拉近一點，拿出最後幾張報紙。）

吉苔 （抄電話號碼）六九……——什麼？對一對一對，有趣
極啦，再見。（不放下听筒，壓一下听筒架，立刻撥號碼。）

杰里的屋子裡電話鈴响。

杰里 （抬起頭來，不相信地望着電話機；等到鈴声响兩次之後，才拿起
听筒，小心翼翼地）喂？

吉苔 （又快又有点緊張）听我說吧，冰箱的事兒我又想了
想。大概可以這麼辦：我跟你一塊兒到那小伙子那
兒去，他就住在這附近；你要是給他一兩塊錢，他一
定樂意把它給你，這東西至少值五塊錢……

杰里靠著胳膊，思索着听她講。

喂，你在听嗎？跟我一塊兒去嗎？

杰里 跟你去不去我還不知道。電話簿裡沒有我，你怎
麼知道我的電話號碼呢？

吉苔 我問過索菲。是這麼回事兒，冰箱是我白送給那
個小伙子的。當然算他運氣好。不過，麻煩了他，總
得給他點什麼，如果你有這可能的話。你覺得怎麼
樣？

杰里 我觉得，你不会为了冰箱才给我来电话。不辞辛苦在街上扛冰箱，仅仅为了把它扔掉。

吉苔 你想说什么呀？

杰里 你来电话，或者因为你跟我一样，简直闲得没事儿干，或者因为你觉得……

吉苔 (怒)我的事儿可多着呢！

杰里 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儿，既然你不去办理它们。或者因为你觉得，仿佛是我打了电话，却又没有答话。

吉苔 (窘慌)哦……难道打电话的不就是你？

杰里 不管是誰，显然他都有他的原因。问题是你有什么原因。假如一个人打了电话之后又说没有打电话，那么，那个立刻向他打电话的姑娘，大概或者是很孤单，或者是好心肠、有同情心，或者不过是好奇心太强，而那个好朋友或者叫人讨厌的家伙：……

吉苔 听我说，莫非我弄错了电话号码？……

杰里 ……所以我想弄清楚：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吉苔 你打电话是不是为了冰箱呢？

杰里 不是。

吉苔扔下听筒，把那张写着电话号码的纸头撕碎，丢进了篮子。杰里有点发窘，但是他觉得这情况是有趣的；他朝听筒架上的压，重新发号码。吉苔的屋子里电话铃响。

吉苔 (拿起听筒)喂，喂！

杰里 (几乎是讪笑地)我说过，并没有为了冰箱打电话。

吉苔 (生气)什么?

杰里 似乎,好像是这样的,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吉苔 等一等,我们还是先搞清楚。你打了电话……

杰里 我打电话是因为:在电话里我听到的唯一的女人声音,那是报导准确时刻的声音,我也就能够最后地摆脱孤独。我打电话,可以说,是为了交朋友……

吉苔 哦! ……

杰里 ……跟软弱的女性。

吉苔 (停一下)我就是软弱的人。

杰里思索她的回答。

好吧,交朋友吧!

杰里 我挂电话,是要请你去吃饭。然后去看戏。

吉苔 那你干嘛不请呢?

杰里 我不知道,你会说“去”还是“不去”。

吉苔 嗨,倒不一定要说……大概我会说“乐意”。

杰里 现在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我们上哪家剧院呢?

今天是礼拜日,得看一看在演什么……

吉苔 听我说,我没把握说我愿意这样。

杰里 为什么?

吉苔 不知道,总的说,这需要吗……这事儿有点复杂。

杰里 怎么说复杂呢? 一个人打电话给你,想靠冰箱的帮助请你去吃饭,你说冰箱已经没有了,这个人在等着你哪怕没有冰箱也请他上你那里去,而你除了冰

箱，什么都不感兴趣，后来你自己打电话给他，要他再靠冰箱的帮助向你提出会面的建议，他表示对你这个人感兴趣，而不是对冰箱感兴趣，而你是那样一心一意地想着冰箱，以至于扔下听筒。这儿有什么复杂的？

吉苔 （稍停）听我说，你的目的是什么？

杰里 （冷淡地）我活着就没有目的。你呢？

吉苔 要知道，你是个男子。我呢，到底是个女人，对吗？你想叫我去吃饭，你就说吧，不叫吃饭，就别说了。你最后作决定吧。要不然我就要决定我该怎么办啦。

杰里 问题在于，我在这儿已经呆了整整一个月，还没法作出决定。

吉苔 没法作出决定请我吃饭吗？

杰里 没法决定摆脱掉一张粘纸。又必须从这件事开始。（停顿）假如你在五个地方折坏了腿，那么你就会害怕用腿站立起来。

吉苔 哦！……

杰里 今晚是一年里唯一的一晚，我不愿意孤独一人吃饭。（再停顿）我搁下听筒的原因，不过是没有勇气请求。你帮助我吧！

吉苔 唔……好吧。我们在哪儿会面呢？

杰里 我怎么上你那里去呢？

吉苔 乘地下电车到二馬路。

杰里 过半个鐘头我就到。

吉苔 別急，也許，你有点感到为难吧？她一点儿也不打攪你嗎？

杰里 誰？

吉苔 你的腿。

杰里 什么腿？哦！……（平静的声調）不知道，似乎，她引起了神經并发症。再見。（放下听筒，把电话机放在床上。）

吉苔睜大眼睛，聳聳肩头。瞧一眼放在床头小桌上的鬧鐘，然后匆忙地放下听筒，跑到前室里去，在那里显然放着澡盆——听得見倒水的声音。

杰里略微感到高兴，抱起掉在地上的衣服，堆在床上；拿起一件上衣来用手一挥，穿在身上。在这时候，电话鈴响。

杰里 （拿起听筒，以为这是吉苔打来的电话，冷冷地）不用担心，我的神經正常……（脸色忽变，警惕起来）是的，我是勒安……（咬紧牙关。过一会儿）誰从奧馬哈打來電話？（猛然放下听筒，可是手沒有离开，站在电话机旁边，暂时电话鈴声沒有再响。这时他慢慢地戴上圆軟帽，走出屋子。半路上关了厨房里的灯，走出去，关上房門。）

在这間空屋子里，电话鈴声繼續响着。

第 二 場

吉苔的屋子。

几小时以后，快到半夜了。两间屋子里都是黑暗的，跳动着灯光广告的反光，射到窗上。夜的城市的喧嚣隐约传来。吉苔的屋门下，看得见从楼梯射来的一道黄光。不久，传来脚步声，谈话声和钥匙开锁的声音。吉苔走进屋来，跟在她后面的是杰里。在光亮的窑门口，出现了他两人的剪影。两人都很兴奋，尽管杰里依旧带着讽刺的神色，而且想着心事。

吉苔 小心点，别碰着什么。在这倒霉的窄屋子里，没有开灯，连蝙蝠也会碰起青疙瘩。

杰里 我的半数好朋友都是蝙蝠。其余半数是布谷鸟。我自己呢……唉哟！……

吉苔 你瞧。我知道。（开电灯，给人舒适感觉的灯光充满屋子。把手提包和剧院戏单扔在沙发床上。）

杰里手拿一个纸袋，和装着“可口可乐”瓶子的纸盒。他用包扎着的手擦下巴。

（笑）我不是说过——小心点！

杰里 （把手里的东西递给她）最危险的地方，就是自己住的屋子。百分之六十的不幸事件，都是在家里发生。

吉苔把纸盒和纸袋拿到厨房里去。

还没算上两夫妇离婚的事。你想活着没危险，就得作个无家可归的人。

吉苔 （在厨房里，笑着）给你倒杯什么——可口可乐，还是啤酒？

杰里 你喝什么，我也喝什么。我喜欢液体。

吉苔 我要喝热牛奶。